



淮南鴻烈解卷第六

漢淮南王劉安著

漢河東高誘註

明新安汪一鸞訂

覽冥訓

覽觀幽冥變化之端至精感天通達無極故曰覽冥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降風雨暴

至平公癘

隆

病晉國赤地

白雪太乙五十弦琴瑟樂名也神物即神化之

物謂玄鶴之屬來至無頭鬼類操戈以舞也平公晉悼公之子彪也癘病篤疾赤地旱也惟聖君能御此異使無災耳平公德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薄不能堪故篤病而大旱

此篇宗語
多得之莊
生而色澤
濃至更足
三復

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

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

姑無男有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益不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天為作雷電

下擊景公之臺隕壞也毀景公之支體海水為之大溢也

夫瞽師庶女位賤

尚菓洗權輕飛羽

尚主也菓者菓耳菓名也主是官者至微賤也瞽師庶女之位

復賤於主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

厲至精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間遼

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

上天上帝也上帝神明言人有罪惡雖自隱蔽竄藏猶見誅害也

武王伐紂渡于

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

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溺死於水其神能為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於是武

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擣之日余任天

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

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擣之日為之退三舍魯陽楚之

縣公也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酣對戰合樂時也擣揮也揮日令反却行三舍次宿也

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乃

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精通于天者謂聖人質成上通為天所助

宗者道之本也謂性不外逸生與道同也夫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勇武

一人為三軍雄武士也江淮彼直求名耳而能自

要者尚猶若此又况夫宮天地懷萬物以天地為宮室懷猶

也囊而友造化造化陰陽也含至和直偶于人形直外

偶與人同形而內有大道也觀九鑽一知之所不知九謂九天

所不知事亦云然也也而心未嘗死者乎昔雍門子

以哭見於孟嘗君雍門子名固善彈琴又善哭雍

哭猶歌也見猶感也孟嘗君齊相困文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

嘗君為之增歎歎也嗚也流涕狼戾不可止也增重

嗚失聲也狼戾猶交橫也精神形於內而外諭哀於人心此不

傳之道言能以精誠哀悲感傷使俗人不得其君

形者而效其容必為人笑君形者言至故蒲且子

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蒲且子楚人善弋射者而詹何之驚魚

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也詹何

知道術者也言其善釣令魚馳驚來趨鉤餌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

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東風木

湛清酒也米物下湛故曰湛木味酸酸風蠶呬也絲

而商絃絕或感之也老蠶上下絲於口故曰呬絲

細而急故絕也呬作珥蠶老時絲在身中正黃達

見于外如珥也商西方金音也蠶午火也火壯金

囚應商而絕或有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

新故相感者也

彗星出或動之也

運者軍也將有軍事相圍守則月運出也以蘆草灰隨牖下月

光中令園畫缺其一面則月運亦缺於上也鯨魚大魚長數里死於海邊魚之身賤也彗星為變異人之害也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君

臣乖心則背譎見於天神氣相應徵矣

日旁五色氣在兩邊

外出為背外向為譎內向為珥在上外出為冠

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

氣出雲似草莽水氣出雲似魚鱗

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各象其形

類所以感之

旱雲亢陽氣似煙火涔瀆水也雲出於涔似波水

夫陽燧取

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

數

巧工也天地之間物類相感者衆多雖工為歷術者不能悉舉其數也

手徵忽况

不能覽其光

言手雖覽得微物不能得其光

然以掌握之中引類

於太極之上

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猶初也

而水火可立致者

陰陽同氣相動也

動猶化也

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

言殷王武丁夢得賢人使工寫其象湏求之得傳說於傅巖遂以為相為高宗成八十一符致中興也死託精於辰尾星一名天策故至陰膠

接成和而萬物生焉眾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

造乎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

為焉

遠者四夷也欲致化四夷者當以無為無為則夷荒自至也

親近者使無

事焉

近者諸夏也欲親近者當以無事無事則近人自親附之

惟夜行者為能

有之

夜行論陰行也陰行神化故能有天下也

故却走馬以糞而車軌

不接於遠方之外

却走馬以糞老子辭也上馬不以糞田也故兵車之軌不接遠方之外兩輪之間

効也一說國君無道則戎馬生於郊無事止走馬

為是謂坐馳陸沈晝冥宵明

言坐行神化疾於馳傳沈浮冥明與道合

也。以冬鑠膠以夏造冰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

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

言以非時鑠膠造冰難成也天道無私就去能行

道功有餘也。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珠和氏

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

隋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見大蛇傷斷

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啣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楚人卞和得美玉璞於荆山之

下以獻武王王以示玉人玉人以為石則其左足

文王即位復獻之以為石則其右足抱璞不釋而

泣血及成王即位又獻之成王曰先君輕刑而重

剖石遂剖視之果得美玉以為璧蓋純白夜光也

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難以知論不可以辯說也何

以知其然今夫地黄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

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

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

可謂失論矣王孫綽周人言一劑藥愈偏枯之病欲倍其劑以生已死之人若夫

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銷金則道行矣若以磁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物固不可以輕重

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磁石之引鐵，蟹之敗漆，以

置漆中則敗壞不燥不任用也葵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然猶

明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

定是非，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唯通于太和而

持自然之應者為能有之。能有持國之術故峽山崩而薄

落之水涸，薄落涇水區區區越人冶生而淳，鈞之劍成，善冶劍

工也淳鈞古大銳劍也紂為無道，左強在側，左強紂之諛臣太公竝

世故，武王之功立，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

不可求而得也。言其門戶不可豫求而得夫道之

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革之質象道韋之質

象德欲去遠之道反在人側欲以事求之去人已遠也，無事者近人，有事者遠人，不得其

道若觀儵魚，儵魚小魚也在水不可觀，見見而不可得道亦如之故聖若鏡

不將不迎，將送也應而不藏，應猶隨也謂鏡隨人形好醜不有藏匿者也

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

也。自謂得是乃失道者也自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今夫調弦者，叩宮宮

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叩大宮則少宮應彈大角則少角動

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所比，鼓之而二十五

弦皆應，此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一弦宮音也音

之君也故二十五弦皆和也一說改調一弦不比
五音調一聲宮音也故曰未始異於聲也五主於
一聲故曰音之君故通於太和者昏若純醉而甘
已形君主形見也故通於太和者昏若純醉而甘
臥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也太和謂等死生之
中道之中也不純溫以淪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
自知所至此也宗純一也溫和也淪沒也諭潛伏也鈍悶無是謂
情也欲終始於道宗本也若未有其形大通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赤螭青虬天清
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薦梅草實也狀
如桑椹其色嗜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鱓
赤生江濱輕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嗜味長美也
蛇鱓自以為

能勝赤螭青虬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玄黑素白也黑雲

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降下也扶

凍雨暴雨也扶搖發動也登上也上風雨而去威動天地聲震海內蛇鱓

著泥百仞之中能羅匍匐丘山斬巖巖虎豹襲穴而

不敢咆襲入咆援狄顛蹶而失木枝狄獫狁屬長又

况直蛇鱓之類乎鳳凰之翔至德也雄曰鳳雌曰

君而來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澹溢草木

不搖而燕雀佼交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

間燕雀目以為能佼健於鳳凰也佼或作還至其

說字屋簷也宙棟梁也易曰上棟下宇

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曾猶高也。逝猶飛也。一曰回也。翼一上一下曰

翔不搖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疏圃在崑崙之上，砥

柱河之隘也。在河東太陽之東。湍，渾水至疾瀨，清皆激湍急流。還回蒙汜之渚，還回

猶尚佯也。蒙汜，日所出之地。尚，佯冀州之際。徑，躡

都廣，入日抑節。躡，至也。都廣，東南之山名。衆帝所

日入於抑節之地。言其翔之羽翼弱水，暮宿風穴，廣也。躡，或作絕。徑，過絕歷也。

濯羽翼於弱水之上。風穴，北方寒風從地出也。當此之時，鴻鵠鶴鸕莫不

憚驚伏竄，注喙江裔。注，喙注地也。裔，邊也。又况直燕雀

之類乎！此明於小動之迹，而不知大節之所由者。

也。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王良，晉大夫御無恤子。良也。所謂御良也。一名

孫無攻為趙簡子御死而託精於天。駟星天文有

王良星是也。造父，嬴姓伯翳之後。飛廉之子為周

穆王上車攝轡，馬為整齊而斂諧。整齊不差也。斂諧，

諧也。投足調均，勞逸若一。諧，同也。心怡氣和，體便輕畢。

畢，疾也。安勞樂進，馳騫若滅。滅，沒也。左右若鞭周旋

若環。左右謂駢駢也。步趨之力若被鞭矣。世皆以為巧，然未見其貴

者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此二人太除轡，御去鞭

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耀有玄天也。運行也。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

見朕垠垠形也故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其言

御疾到自息止乃使北歸於碣石之山而中之鴈得之過去也軼鷩鷩於姑餘後自

過前曰軼姑餘山名在吳鷩鷩鳳凰之別名言其御疾自碣石過歸鴈便復東南軼過鷩鷩於姑餘

也山騁若飛鷩若絕縱矢躡風追焱標歸忽矢在後不能及

故言縱其行疾能及矢言躡追焱及之朝發搏扶

桑日入落棠搏桑即扶桑申木也落棠山名假弗用而能以成

其用者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胃

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御以

道術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力牧

師也以治日月之行律律度治陰陽之氣節四

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

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

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

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

隈曲深處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

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

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

五穀登熟虎狼不妄噬鷩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

...

麒麟游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阜

飛黃乘黃也出西方狀如孤背

上有角壽千歲阜樞也

諸北僭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然猶

未及處戲氏之道也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

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

猛獸食顓民

顓善也

鷲鳥攫老弱

攫撮也

於是女媧鍊

五色石以補蒼天

女媧陰帝佐處戲治者也三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

斷

鼇足以立四極

鼇大龜天廢頓以鼇足柱之楚詞曰鼇載山下其何以安之是也

殺黑龍以濟冀州

黑龍水精也力牧太稽殺之以止雨濟朝也冀九州中謂今四

之積蘆灰以止淫水

蘆葦也生於水故積聚其灰以止淫水平地出水爲

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

禹狩死顓

民生背方州抱圓天

方州地也

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

方寢繩

方築四寸也寢繩直身而臥也

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

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

逆氣亂氣也傷害民物之

積財故絕止之

當此之時臥倨

虛倨與眈眈

倨倨臥無思慮也眈眈視

無智巧貌

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其行躡

嗔躡其視

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

翹翹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

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

下契黃壚黃壚黃泉下有壚土也名聲被後世光暉重萬物

乘雷車服駕應龍駢青虬駕應德之龍在中為服在旁為駢有角為龍無

角為虬一說應龍有翼之龍也援絕瑞席蘿圖殊絕之瑞應援而致之也羅列圖籍

以為席蓐一說羅圖車上席也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絡謂車之垂絡也黃

雲之氣絡其車白螭導在於前浮游消挫道鬼神

奔蛇騰蛇從在於後皆瑞應也登九天朝帝於靈門帝靈門也

定寧穆和休息也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彰

皆明太祖道之太宗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

也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逮至夏桀之

自然

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義道不復修設故曰瀾漫

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

而不揚帝道揜而不興興舉也舉事戾蒼天發號逆

四時庚反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縮藏也言和氣不復行也

言其所施日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

惡不自知也不為民所安隱仁義羣臣準上意而懷當

之道不正諫直言也準望懷也取合主意不復以道正諫也

陰謀陰謀私居君臣父子之間而競載驕主而像

其意像猶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

隨也

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墜裂言不禮於神也容臺振而掩

覆容臺行禮容之臺言不能犬羣嗥而入淵將

滅壞犬失其主故嗥而豕銜蓐而席澳豕銜其蓐

入淵也一說言犬禍也美人挈步墨面而不容挈首亂頭

說豕禍也一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曼聲善歌也

不修容飭也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言時

滅故吞炭自敗音西姥折勝黃神嘯吟西王母

聲閉氣不復動也飛鳥鍛翼走獸廢折其頭

壞不盡在哀樂崩故山無峻榦澤

不復聽田獵之樂脚鍛翼縱翼也脚跛蹇也言架無

上所戴勝為時無法度黃帝之狐狸首穴馬牛放失

神傷道之衰故嘯吟而長嘆也田無立末路無莎蒨蒨音蹻

脚鍛翼縱翼也金積折廉壁壁音躡

無道不修仁德臣數占龜莫得告兆也磬龜無腹磬

也象磬數鑽以卜故空盡無腹也言桀為著策日

施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晚世

之後戰國之末七國齊楚燕趙韓魏秦也齊姓田楚姓羊燕姓姚趙姓趙韓姓韓魏姓魏秦姓嬴故

異族縱橫間之舉兵而相角蘇秦約從張儀連橫

東合攻城濫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揚人骸大衝車

高帝京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

新下從軍
苦寒二題
大得此意

散尸聚土而瘞
之以為京觀
除戰道便死路
犯嚴敵殘不義百

往一反名聲苟盛也
言百人行戰皆死
是故質壯

輕足者為甲卒
甲鎧也在車
千里之外家老羸弱

悽愴於內
厮徒馬圍
輶車奉饒
厮役徒衆也牛

音拊推也
道馬遼遠
霜雪亟集
短褐不完
短褐處

人也褐毛布如今之馬
人羸車弊
泥塗至膝
相攜

於道奮首於路
攜引也奮首民疲於役頓仆於路

身枕格而死
格撈楚也言收民役賦不畢者
所

謂兼國有地者
伏尸數十萬
破車以千百
數傷弓

弩矛戟矢石之創者
扶舉於路
故世至於枕人頭

食人肉
菹人肝
飲人血
甘之芻豢
故自三代以後

者天下未嘗得安
其情性而樂其習俗
保其修命

天而不夭於人虐也
所以然者何也
諸侯力征天

下合而為一家
逮至當今之時
天子在上位
天子漢孝

武皇
持以道德
輔以仁義
近者獻其智
遠者懷其

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
春秋冬夏皆獻其貢職

天下混而為一
子孫相代
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

也夫聖人者不能生時
時至而弗失也
輔佐有能

黜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知能消除知能修太

常墮肢體絀聰明去其小聰明并大利欲者也大通混冥解意

釋神漠然若無寃鬼使萬物各復歸其根則是所

修伏犧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夫鉗且大丙不

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

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嚶雜

喋喋苛事也嚶喋猶深算也言不采取煩苛之事周書曰掩雉不得

順其風言掩雉雖不得當更從其上風順其道也言可行與不猶當以道德為本論

申商之法失之也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三子之術皆為削刻

之法掙掙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

以至此也鑿五刑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於

錐刀之末錐刀之末論小利言盡爭之也斬艾百姓殫盡太半殫病

也而忻忻然常自以為治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

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

舟不過三月必死植謂材也極於溝邊因生為條木也所以然者

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河九折注於海而流

不絕者崑崙之輸也潦水不泄瀆瀆養養極望旬

一結翻縣
波致甚

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瀦救而無源者。瀦雨漬疾

無源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恒娥竊以奔月。

恒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未及服之。恒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為月精。奔月。或作全肉。

藥全肉。以為死畜。悵然有喪。無以續之。言羿悵然

之肉復可生也。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

所喪亡不能復得。羿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申韓帝執之。等不得

不死藥以續之。治之根本。如乞藥矣。一說羿謂命在藥。不知命自

在天也。故或欲得知不。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

不若鑿井。鴻烈解卷第六

淮南鴻烈解卷第七

漢淮南王劉安著

漢河東高誘註

明新安汪一鸞訂

精神訓

精者人之氣。神者人之守也。本其原說其意。故曰精神。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

惟思也。念天地未成。形之時。無有形生。

窈窈冥冥。芒

莽

艾

枚漠閔。頊

項濛鴻

贛洞

同莫知

其門

皆未成形之氣也。芒艾頊鴻洞。皆無形之象。故曰莫知其門也。

有二神混生

經天營地

二神陰陽之神。混生俱生也。

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

此篇雖祖
漆園而自
成養生一
論

乎莫知其所止息。孔深貌。滔大貌。於是乃別為陰陽。離為

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離散也。剛柔陰陽也。煩氣為蟲。煩亂

也。精氣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

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精神無形

故能入天門。骨骸有形。故反其根。歸土也。言人死各有所歸。我何猶常存。是故聖人法

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

陰陽為經。四時為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

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

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

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

枝萬葉。莫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

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一謂道也。二曰神明。三曰和氣也。或說一者元氣也。生二者乾坤也。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設位。陰

陽通流。萬物乃生。萬物背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萬物以背為陰。

以腹為陽。身中空虛。和氣所行為陰。故腎雙為陽。故心特陰。陽與和共生物。形君臣以和致太平也。

故曰一月而膏。始育如膏。二月而肤。跌三月而胎。四月

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

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

目、肺象朱雀失雀火
也火外景故主目腎主鼻
腎象龜龜水也水所以通氣

故主膽主口
膽勇者決所肝主耳
肝金也金內外

為表而內為裏開閉張歛
脅各有經紀故頭之圓

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
四時

秋冬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九解謂九十為一解一說九解六一之所解合也一說八方中央故曰九

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

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

雲
膽金也金石雲之所出故為雲肺為氣
肺火也故為氣肝為風
肝木也木為風

腎為雨
腎水也因水故雨雨或作電腎水也水為光故為電脾為雷以

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
心土也故為是故耳

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踰
鳥踰猶

謂三足鳥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
薄者迫也

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
五星

熒惑太白歲星辰星鎮星也熒犯夫天地之道至

絃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

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是

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

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膏腹充而嗜慾省矣膏

青中川 圭南子七卷 三

腹充而嗜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教志勝言已之教志也僻邪也勝或作遜教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為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

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多情欲故神不內守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

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為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

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

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爽病病傷滋味也趣舍滑心使

行飛揚滑亂也飛揚不從軌度也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性

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

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越失勞病耗猶亂也夫

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

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為者則所以脩

得生也言生生之厚者何心極嗜慾淫濫無厭以傷耳目情性故不終其壽命中道夭殞於

刑辟之戮也無以生為者輕利害夫天地運而相

通萬物總而為一總合一同也萬物合同統於一道能知一則無

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

於天下也亦為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

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

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物亦物也何相名為物也

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

造化者既以我為坯坏矣將無所違之矣言既以我為人

無所離之論不求不避也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

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

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

也不彊求已已止也言不惡生其殺我也不彊求止言不

欲生而不事事治也憎死而不辭唯義所在故不辭也賤之而

弗憎貴之而弗喜人有惡賤已者已不憎也人有尊已者已不喜也隨其

天資而安之不極資時也一日性也極急也論人之不急求生也吾生也

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

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

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

憎利害其間者乎不知喜生之利不知憎死之害守其正性也夫造化

者之攫援物也攫撮援引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

之地而已為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

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為盎亦

無以異矣明人不當惡死死復歸其未生之故耳譬猶瓦器之破而復反於土也夫

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滂

之家決滂而注之江滂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

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滂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

道尚空虛貴無形江水大去不可消就易故不憎也水小去易小消就不消故不樂也滂水猶澹水也苦猶疾也一說言各自安其處也及其轉易亦無憎樂也是故聖人因時以

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

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

行。似天氣也其死也物化。如物之變化也靜則與陰俱閉。動則

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

極盡也。散雜亂貌。自服服於德也。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

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

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

而藏之。寶之至也。半璧曰璜。珍玉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

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

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

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養和。以順于天。煬。炙也。向

火中炙和氣。以順天道。與道為際。與德為隣。際。合也。隣。比也。不為福

始。不為禍。先。鬼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

變於已。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

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

其外。治內守精神也。不識其外。不好憎也。明白太素。無為復樸。體本

抱神以游于天地之間。樊。音飯。崖也。芒然仿佯于塵垢

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

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

行似天氣也其死也物化如物之變化也靜則與陰俱閉動則

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

極盡也散雜亂貌自服服於德也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

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

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

而藏之寶之至也半璧曰璜珍玉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

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

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

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養和以順于天煬灸也向

火中灸和氣以順天道與道為際與德為隣際合也隣比也不為福

始不為禍先鬼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

變於已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

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

其外治內守精神也不識其外不好憎也明白太素無為復樸體本

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樊崖也音飯芒然仿佯于塵垢

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

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為變雖天地覆

育亦不與之拵抱矣拵抱猶持著也言不以天地

純熟也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瑕猶釁也其見利欲

不與物相雜糅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見事有著止之亂

其宗宗本也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言精神內守也心志專于

內通達耦于一一者道也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言

意無所繫渾渾揮然而往渾轉行貌往謂無

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槁木無氣死灰無熱論無為也忘其五藏損

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為而成不治而辨

感而應迫而動迫切不得不動不得已而往如光

之耀如景之放以道為綱綱者法也有待而然綱者法也

物故曰有待而默默如是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無所容與於情

欲也而物無能營營惑也廓惝廠而虛清靖而無思

慮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

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言體道之人閉情守

虛雖此四者之大不計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

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顛欺醜也至尊

王也故曰窮寵猶行客猶行路過客毛嬙西施皆古

之美人顛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稀世之顛

貌非生人也但其像以死生為一化以萬物為一

耳目顯醜言極醜也忽區

方方類也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忽區

無形之區旁也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言不濁其精也契

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樸猶質也渾不散之貌是故其寢

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其寢不夢神內守其智不

萌無思念魄陰神魂陽神陰不反復終始不知其

沈抑揚不飛騰各守其宅也

端緒甘瞑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宇休息于

無委曲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太宵長夜之中也言其直

瞑於大道之處冥視昭昭矣無委曲居而無容處

之隅無形埒之野冥冥無形像之貌

而無所言其人居無形容可得見也處無常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

無形無體道之容也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

神言能化也人不與鬼同形而能使之者道也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

不同形相嬗嬗傳也萬物之形不同道以相傳生也終始若環

莫得其倫倫理也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

假至也上至於道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呴呼吸吐故內

新能經鳥伸鳧浴暖躩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

不以滑心游行也經動搖也伸頰伸也養形之人導引其神屈伸跳踉是非真人之道也

滑亂也言此養形者耳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

貌非生人也但其像以死生為一化以萬物為一

耳日顯醜言極醜也忽區

方也方類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忽區

無形之區旁也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言不濁其精也契

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樸猶質也渾不是故其寢

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鬼不騰其寢不夢神

萌無思念魄陰神鬼陽神陰不沈抑揚不飛騰各守其宅也反復終始不知其

端緒甘瞑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宇休息于

無委曲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太宵長夜之

瞑於大道之處冥視昭昭矣無委曲中也言其直居而無容處

而無所言其人居無形容可得見也其動無形其靜無體

無形無體道之容也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

神言能化也人不與鬼同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

不同形相嬗嬗傳也萬物之形不終始若環

莫得其倫倫理也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

假至也上至於道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呼吸吐故內

新能經鳥伸鳧浴蟻躩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

不以滑心游行也經動搖也伸頻伸也養形之人

滑亂也言此養形者耳導引其神屈伸跳踉是非真人之道也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

不足亂真人心

夜無傷而與物為春。充實也。體道人同日夜論賊害也。無傷無所賊害也。與物

為春言則合而生時干心也。若合於道生

養物也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

精。非備也。嚴定。精神居其宅則生離其宅。則死言人雖死精神終不耗滅故曰無耗精。夫

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暇知

其所為。言病癩者形生神在故趨不變也。狂體具存故曰不虧。但精神散越耳。故曰神有所

遠。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

珍而未始有極。摩滅猶死也。神變歸於無形。故曰未嘗化。化猶死也。不化者精神化

者形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

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使

生者天也。故猶充形者之非形也。充形者氣也。故

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生生者道。論道

嘗死也。下所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化

生者萬物矣其所化則化矣。化輕天下則神無

者道也。道不化。故未嘗化也。所化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

者萬物也。萬物有變。故曰則化變化則明不眩矣。眾人以為虛言。吾將舉類而實

之。人之所以樂為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

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謝。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

不斲素題不枿樸采也枿椽也素題者不加采飾不枿者不施榑欂枿音雞或作刮

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糲菜之飯藜藿之

羹糲粗也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撝形

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

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

無以為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黃

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

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

滑和視龍猶蠃蠃人人生不過百年故曰寄死滅沒化不見故曰歸滑亂和適

也蠃蜥蜥也或曰守宮蠃音廷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

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

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徵兆也列子鄭之隱士壺子弟子壺子持

以天壤精神天之有也天骸地之有也死自歸其本故曰持天壤名實不入機

發於踵名爵號之實幣帛財貨之實不入者心不恤也機論疾也謂命危殆不旋踵而至

猶不恐懼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

而病偃僂脊管高于頂膈欬下迫頤兩脾在上燭

營指天子求楚人也僂脊管下竅也高於頂出頭上也膈肝膏也迫薄至於頤也兩脾下在上軀正負也燭陰華營其竅也上指天也燭營讀曰括撮匍匐自闕於井曰偉

青申川

哉造化者其以我為此拘拘邪拘拘言體此其視

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

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

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

拔之柱行不關之塗倚於不可拔搖之柱行於不

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

通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

而婉轉抱天命而婉轉不離遠也禍福利害千變萬紕紕轉孰

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

清輕舉獨住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况斥

鷃乎儷借也斥澤之鷃為飛不能出於頃畷論弱也勢位爵祿何足以槩

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晏子名嬰崔杼

殺齊莊公盟諸侯曰不唯崔慶是從者如此盟晏子曰嬰所不唯忠於君而利社稷者是從亦如之

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殖也

華華周皆齊士為君伐莒莒人圍之壯其勇力厚賂而止之不可遂戰而死故晏子可

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

以利縣視也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為而

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為義耳而尚猶不拘於

物又况無為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為貴，故授舜公

子札，不以有國為尊，故讓位。札，吳壽夢之少子，延

受兄國，春秋賢之。子罕不以玉為富，故不受寶。子

宋司城樂喜也。宋人或得玉以獻于罕，子罕不受。

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

曰：我以不貪為寶，子以玉為寶，若子我是皆喪寶

也不如人有其寶，稽首告曰：小人懷寶不可以越

鄉，納此以請死。子罕置諸其里，使務光不以生害

義，故自投於淵。務光，湯時隱士，湯代桀，讓天下於

不義之名於子務光，因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

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侘人，身至親矣，而

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無

累之人，不以天下為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

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

意，金縢豹韜廢矣。金縢，豹韜，周公太延陵季子不

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訟閒田者，虞芮及暴子

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污於世，而

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

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大義，虎

精申川 莊子卷二 三

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

仍然知其盆甬之足羞也。仍仍不得志之貌。藏詩

書脩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甬之徒也。

夫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矣。建鼓樂之大者。尊勢厚利人

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圖國籍也。而右手刎其喉。

愚夫不為。由此觀之。生尊于天下也。聖人食足以

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接續益覆也。餘饒也。無天下

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羨過和適也。有天下無天

下一實也。實等也。今贛贛貢人敖倉。予人河水。贛賜也。按地名

倉者穀藏也。饑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單食。

瓢漿。則身飽而敖。倉不為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

為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為之饑。與守其筭

穎穎頭。筆穎有其井一實也。筭筆受穀器也。非家人之井水也。人大怒

破陰。大喜墜陽。說在原道訓。大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

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為大通。清目而不以視。

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

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昧。以生

而若死。昧暗厭也。楚人謂厭為昧。諭無知也。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

清申川 圭南子二卷 五

與化為一體。言人之未生時死之與生一體也。今

夫繇者揭鑿鑿甬察負籠土繇役也揭舉也鑿斫也甬鑿也籠受土籠

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白汗鹹如鹽故曰鹽汗薄迫也氣衝喉也當此

之時得苾越下，則脫然而喜矣。苾蔭也脫舒也言繇人之得小休息

則氣得舒故喜也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

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抑按也蹇跼，而諦通夕

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卧，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

夫脩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謂得安卧極夜者樂於一噲之樂然

不得比長夜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

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

以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牆之立不若其

偃也。又况不為牆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况不

為冰乎？自無蹶有，自有蹶無。自無蹶有從無形至有形也自有蹶無從

有形至無形也至無形謂死生變化也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

于外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

至貴也。言天無有垠外而能為之外論極大也無內言其小小無內而能為之內道尚微妙

故曰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大貴謂無內之內也言道至微能出入於

無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湊趨也趨其末不脩稽古之典苟邀名號

耳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

本情以合流俗與世人交

也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

翔周旋詘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

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

身為悲人

悲哀也謂衰世之學

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性情治

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

有不欲無欲而不得

言其守虛執持不欲之情性則無有所欲而不得也心

有不樂無樂而不為

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正樂而不為樂言皆為之

也樂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

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為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

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

本所以欲謂正性恬漠也所欲謂情欲驕奢權勢也

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

障之以手也

障蔽也言不能掩也

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

塞其園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

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

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殖於衛子夏失明冉

伯牛為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

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

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

王之道勝故肥精神內守無思慮故肥推其志非能貪富貴

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

雖情心鬱殫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

終其天年義以自防故情心鬱殫不通形性屈竭也以不得止而自強故無能終其天

命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

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委棄也處大

廓之宇游無極之野廓虛也極盡也登太皇馮太一玩天

地於掌握之中太皇天也馮依也太一天之形神也玩弄也夫豈為貧

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言不能使人無情欲也已雖欲之能以義自止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言不能使人無樂富貴能以禮自禁止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

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彘然蛇以為上肴中國得

而棄之無用彘蛇大蛇也其長數丈俗以為上肴故知其無所用貪

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

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為

天下笑未嘗非為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鍾之賂而

亡其國仇由近晉之狄國也晉智襄子欲伐之先賂以大鍾仇由之君貪開道來受鍾為和

情申川 生有 二卷

親智伯因是以兵滅取其國也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

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及其姊好色曰美好體曰豔

獻公豔其色而嬖之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遂為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殺嫡立庶曰亂四世者奚齊

卓子惠公夷吾懷公圉也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齊桓

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遂見信用專任國政專任嫡庶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六十日而殯蟲流出戶

五月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胡蓋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

之先遣女樂以淫其志其臣由余諫不從去我來適秦秦伐得其上地也使此五

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為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

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

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為轡也知冬日之箠笞夏日

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箠扇也楚人謂扇為

箠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

矣

淮南鴻烈解卷第八

漢淮南王劉安著

漢河東高誘註

明新安汪一鸞訂

本經訓

本始也經常也本經造化出於道治亂之由得失有常故曰本經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

清靜也太清無為之始者謂三皇之時和順不

逆天暴物也寂漠不擾民

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推而無故

質性真不變也素樸精不散也閑靜言無欲也不躁擾故常也

在內而合乎道出

外而調于義

在內者志在心平欲故能合於道出於外者身所履行也行不越規矩故

能調義義或作德發動而成於文行快而便於物發作動

章便利物事也其言略而循理其行侏脫而順情略約要

也易其心愉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愉和也偽虛詐

也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擇選卦八卦也兆契

也凶者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于

天地同精於陰陽一和于四時明照于日月與造

化者相雌雄造化天地也雌雄猶和適也是以天覆以德地載

以樂四時不失其叙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

揚光光明也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軌道也當此之

時玄元至碣蕩而運照玄天元氣也碣大也言盛

也海鳳麟至著龜兆鳳麟聖德之世至於門庭著四

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而朱草生滿成也流黃玉

也皆瑞機械詐偽莫藏於心莫無逮至衰世鑄山石

鑄猶鑿也結金玉摘蚌蜃錐刻金玉以為器摘

求金玉也結金玉摘蚌蜃猶開也開以求珠也

消銅鐵而萬物不滋不滋長也言剗胎殺夭麒麟

不游胎獸胎也為類見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鳥未

卵鑽燧取火構木為臺焚林而田竭澤而漁田獵

澤漏池也人械不足畜藏有餘械器用也畜積而萬物

藏餘府庫實也

不繁兆萌牙卵胎而不成者處之太半矣積壤而

丘處糞田而種穀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為利也疏通

築城而為固拘獸以為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叙

雷霆毀折電霰降虐氛霧霜雪不霽霽止也而萬物

焦天不繁茂也蓄榛穢聚埒畝蓄草曰茂木聚曰埒積之於壇畝芟

野茨坦長苗秀芟殺茨草苗稼也草木之句萌銜

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乃至夏屋宮駕縣聯房

植夏屋大屋也縣聯受雀頭箸棟檠老檐言榱

裏題榱椽檐屋垂也雕琢刻鏤喬枝菱阿芙蓉芟

荷阿曲屋也芙蓉藕華也五采爭勝流漫陸離漫

采色相參和也脩揆琰曲校夭矯曾撓芒繁紛挐

皆屋飾也以相交持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剗剗削鋸公輸

巧者一曰魯班之號王爾古之巧匠剗剗刺然猶

未能贍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栢菌露夏槁根栢

菌露竹筲皆冬生難殺之木當是時江河三川絕

而不流夷羊在牧夷羊土神殷之將亡飛蛩滿野

蚤蟬蟻螻屬一曰蝗也天旱地坼坼音冊鳳凰不下句爪

居牙戴角出距之獸於是驚矣句爪鷹鷂之屬民

之專室蓬廬無所歸宿專持小室也蓬廬籬籬覆也宿庇宿也凍餓

饑寒死者相枕席也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

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

以爲備飾職事制服等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

行賞罰經書也誹惡譽善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

之滅抑天隱虐殺不辜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抑

也言民有滅沒夫折之痛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乘

一氣者也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離者不和也君臣

不和五穀不爲不爲不成也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

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陰陽儲與呼吸浸潭包

裹風俗儲與猶尚羊無所主斟酌萬殊旁薄衆宜

以相嘔呬醞釀而成育群生是故春肅秋榮冬雷

夏霜皆賦氣之所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

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是故明於性者天地

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故聖人者由

近知遠而萬殊為一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

而優游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

耻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

在於混冥之中，逮至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譖，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群居，雜處而無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脅，迫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也。

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定於天下。

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

初者始也，有情也，未有情欲故

性善也

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

贍矣。貪鄙忿爭，不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

矣。道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

營惑也

耳不淫於聲，坐俳而歌謔，被髮而浮游，雖有毛嬙

西施之色，不知悅也。掉羽武象，不知樂也。

掉羽羽舞也，武

象周武王樂

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

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

沮敗也，和失

然後聲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
德之不足為也知道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
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脩也今背其本而求
其末釋其要而索之于詳未可與言至也至至德之道也
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矩度表影也識知也星月之行可
以歷推得也歷術也推求也雷震之聲可以鼓鍾寫也寫猶
放數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律知陰陽也是故大可觀
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蔽或作察聲可
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

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領理也及至建

律歷別五色異清濁清商濁宮味甘苦則樸散而為器

矣立仁義脩禮樂則德遷而為偽矣脩設也遷移也及偽

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巧欺也天下有能

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有能持之者桀紂之民有能治之者湯武之君也

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蒼頡始視鳥迹之文造書契則

詐偽萌生詐偽萌生則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書文

所効故夜哭也鬼或作鬼鬼恐見取毫作筆害及其軀故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

玄雲神棲崑崙伯益佐舜初作井鑿地而求水龍知將決川谷漉陂池恐見害故登

雲而去棲其神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倕於崑崙之山

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倕堯之巧工及周鑄鼎著倕像

於鼎使銜其指假令倕在見之伎巧不能復踰但當銜齧其指故曰以明巧之不可為也一說周人

鑄鼎畫像鏤倕身於鼎使自銜其指以戒後世明不當大巧為也故至人之治也

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

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為而天下自和愜

然無欲而民自樸無機祥而民不夫不忿爭而養

足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為之者誰何道無姓名自當

然也故曰不知誰何也是故生無號死無謚實不聚而名不

立實財也道不名故各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施者不以為

而已受者不讓之則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忍

受之不飾辭讓也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總智之所不知辯

弗能解也有智謀者尚不能知不言之辯不道之

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或有也有能通不言之辯

取焉而不損損減也酌焉而不竭酌猶予竭盡也莫知其所

由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瑤光謂北斗杓第七

星也居中而運歷指十二辰擡起陰陽以殺生萬物也一說瑤光和氣之見者也振困窮

補不足則名生名仁名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

功武也。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

無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容成黃帝

時造曆術也。鴈行長幼有差也。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晦。母首

虎豹可尾。虺蛇可踞。人之心故可牽尾。虺蛇不螫毒故可踞履。而不知其所由然。虎豹擾人無害

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獫狁

獠。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為民害。獫狁獸名。狀如獠。其狀如鑿。下徹。鎮下而持戈盾。九嬰水火之怪。為人害。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封豨大豕也。楚人謂豨為豨。脩蛇大蛇也。吞象三年而出其骨之類。

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疇華南方澤名。殺九嬰於

凶水之上。北狄之地。有凶水。繳大風於青丘之澤。繳。遮使也。一日以繳繫矢射殺之。青丘東方之澤名。上射十日。而下殺獫狁。斷

脩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洞庭南方澤名。桑林湯所禱旱桑山之林。

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於是天下廣陝。險易遠

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共工水官名。栢有之。後振動滔蕩也。欲壅防百川。滔高堙卑以害天下者。薄迫也。空桑魯地名。龍門

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涔。民皆上丘陵。

赴樹木。龍門河之隘也。在左馮翊夏陽北。禹所鑿也。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

之民所由得度也故曰呂梁未發之時水道不通江淮合流四海溟泮無岸畔也

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道廛澗伊闕山名禹所開以通伊水故曰闕

伊闕在雒陽西南九十里廛澗兩水名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

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為聖晚世

之時帝有桀紂為琤室瑤臺象廊玉牀琤瑤石之似玉以飾

室臺也用象牙飾廊殿以玉為牀言淫役也琤或作旋瑤或作擢言室施機關可轉旋也臺可搖動

極土木紂為肉圃酒池紂積肉以為園圃積酒以

之巧也紂為淵池今河內朝歌紂所

都也城西有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劓諫

者剔惕孕婦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數諫紂之無

婦姬身將就草之婦也紂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

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臺革車兵車也南

巢今廬江巢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于宣

室在車曰士步曰卒牧野南郊地名在朝天下寧

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

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

德懷道拘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衆

矣至人至德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無有貴鉗

也死故道可道非常道至道無名不可道故名可名

也

非常名。真人之名不可得名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

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

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三王夏禹殷湯周文王同歸同歸脩仁義也。晚世學者

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總凡也。取成之迹。

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

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

其他。此之謂也。帝者體太一。體法也。太一，天之刑神也。王者法

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

地，彈墜山川。彈，山川令出雲雨，復能墜止之。含吐陰陽，伸曳四時。

伸曳猶押引和調之也。紀綱入極，經緯六合，覆露照道，普汎

無私。普，大汎衆也。無私，愛憎言皆公也。蠖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

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

埒類。埒，形也。羸縮卷舒，淪於不測。羸，長縮短卷屈舒散淪入測深也。入

於不可測，盡之深。終始虛滿，轉於無原。轉化歸於無窮之源本也。四時

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闔

張歙，不失其叙，喜怒剛柔，不離其理。理，道也。六律者

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予，布施也。奪，取收也。

非此無道也。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

其境內矣。權衡平也準法繩直也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

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耀於日月。精神通於萬

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德澤施于方外。

名聲傳於後世。法陰陽者。德與天地參。明與日月

並。精與鬼神總。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圓天也方地也表正也繩

直也內能治身。外能得人。能得人發號施令。天下莫

不從。風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韞。韞折也寬而

不肆。肆緩也肅而不悖。肅急也優柔委從。以養羣類。類物也

類也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私邪也用六律者。

伐亂禁暴。進賢而退不肖。扶撥以為正。撥任也。扶治也。

險以為平。矯枉以為直。矯正枉曲也。明於禁舍。開閉之

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役使也。帝者體陰陽則

侵。侵為諸侯所侵凌也。王者法四時則削。削為諸侯所侵削也。霸者節

六律則辱。辱為鄰國所侮辱也。君者失準繩則廢。廢為臣所廢。繩更立

賢。故小而行大則滔窳而不親。滔窳不滿密也。不親不為臣下所親

附也大而行小則陘隘而不容。行小則政陘隘也。不容包臣下貴賤

不失其體。而天下治矣。不失其體。大行小行小也。天愛其精

地愛其平。精光明也。平正也。人愛其情。情性也。天之精。日月

本經 卷八

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

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閑四關止五遁則與道淪四關

耳目心口遁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

逸也淪入也則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心條達而

不以思慮委而弗為和而弗矜真性命之情而智

故不得雜焉精泄於目則其視明泄猶通也在於耳則

其聰聰留於口則其言當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閑

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苑病也莫死莫生莫虛莫

盈是謂真人言守其常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

遁之所生者五流遁也大構駕與宮室構連也駕

駕也延樓棧湛道雞棲井榦延樓高樓也棧道飛閣

屋熒井刻花置其中也榦音貫櫛林樽櫨櫛林柱類樽枅也櫨柱

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盤盤龍也紆屈曲

之屬皆嬴鏤雕琢詭文回波嬴鏤文章鏤雕畫也

屋飾也文奇異之文回波文奇異之文回波游翼款減郁菱杼紵珍抱游

翼減皆文畫擬象水勢之貌菱杼采實紵亂澤巧為紛拏拏以相摧錯此遁於木也皆采色

貌章鑿汗池之深肆畛崖之遠肆極也來谿谷之流

雕繪似賦
孟聖平子
之流

飾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脩碕飾治也牒累純綠也以玉石致

之水邊為脩以牒累流水邊為脩碕脩碕曲中水所崇處也抑減怒瀨以揚激

波抑止之故激揚之波起也曲拂迴回以像馮愚

渚拂戾也迴迴轉流也馮番隅渚蒼梧之二國多水江湖環之故多象渠池以自迴迴法而像之

也渚音吾益樹蓮菱以食鱉魚樹種也蓮藕實也菱音吾鴻

鵠鷓鷓鷃類一龍舟鷓首浮

吹以娛此遁於水也龍舟大舟也刻為龍文以為飾也鷓大鳥也畫其象著船

頭故曰鷓首舟中吹籟與竿以為樂故曰浮吹以娛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

臺榭之隆設施也樹立也一說種樹木以為險阻令難攻易守也侈苑囿之

大以窮要妙之望侈廣也有牆曰苑無牆曰囿所以畜禽獸也盡極要之觀望也

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厦增加擬於崑崙崇崑崙然故曰魏闕際接也上接青雲周禮所謂象魏也大厦大屋也曾重架材木相乘架也其高與崑崙

山相擬像脩為墻垣甬道相連甬道飛閣復道也殘高增下

積土為山殘墮增益也接徑歷遠直道夷險接疾徑行也道之阨

者正直之夷平也終日馳騫而無蹟積蹈之患此遁於土

也大鍾鼎美重器鍾音之君也重器大器蓋鍾鼎也華蟲流鏤以

相繆紵書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繆紵相纏結也寢兕伏虎蟠龍連組

兕獸名寢伏各有形也蟠龍焜焜混昱昱玉錯眩照耀

詰屈相連文錯如織組文也

詰屈相連文錯如織組文也

輝暉煌錯雜眩惑也照耀偃蹇蒸糾曲成文章

雕琢之飾鍛段錫文鏡乍晦乍明雕畫也緣錯錫鏡文如脂膩不

可刷如連珠不可掇故曰乍晦乍明也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簞籟

蔭言劍理之美沒滅其瑕文鏡如霜皆沒身中故曰沈居簞竹蕭籟蔭葦蕭取其邪文次叔劍鏡

美眩人目纏錦經冗以數而疏劍文相句連纏如綺經冗如錦似數如疏文鏡

若此美眩此遁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荆

吳其酸之變荆吳二國名善酸焚林而獵燒燎大

鼓橐吹埵橐鼓擊也橐冶鑪排橐也埵埵銅橐口鐵筒埵入火以銷銅鐵

吹埵吹火也故埵埵銷鑠靡流堅鍛無馱足日山無峻幹林無

柘梓峻幹長枝也柘桑梓滋生也燎木以為炭燔草而為灰野

莽白素不得其時莽草也白素也上掩天光下殄典地財

此遁於火也殄盡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一五者之

一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

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圓下方堂四出各

有左右房謂之介凡十二所正者月居其房告朔

朝歷頌宣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序昭穆謂之

太廟其上可以望氛祥書雲物謂之靈臺其外圓似辟雍諸侯之制半天子謂之宮土事不

文質也木工不斲僕也不斲或作金器不鏤不錯鏤設文飾

也衣無隅差之削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為衣裳無有邪角邪角削殺也

冠無觚贏之理

觚贏之理謂若馬目籠相連于堂也言無者冠文取平直而已也

大足以周旋理文

堂明堂所以升降揖讓脩禮容故曰周旋理文理政事文書也

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夫聲色

五味遠國珍怪瓌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搖蕩精

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夫天地之生財也本

不過五

不過五行之數

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

五行金木水火土也

水屬陰行火為陽行木為煥行金為寒行土為風行五氣常行故曰五行

凡人之性心

和欲得則樂

心和喜不怒欲得無違耳

樂斯動動斯蹈蹈斯

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

有憂喪則悲悲則哀

有憂艱難也喪亡也亡哀斯失所離愛則悲悲則傷

哀斯

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

靜寧也擗踊哭泣哀以送之也

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

人性有侵犯則怒盛氣血充盈以成

其勢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

釋解也憾恨也

故鍾鼓管簫干鉞

七

羽旄所以飾喜也衰

經苴杖

苴麻之有實者也

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兵革羽

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為之文占

者聖人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

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

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

發貺故聖人為之作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

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所

設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會計人口數居

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

以給上求猶弗能贍贅從嫁也或作質妻愚夫蠢婦皆有流

連之心悽愴之志流連猶瀾漫失其職乃使始為

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古

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臣盡其忠父行其

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夫三年之

喪非強而致之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

能絕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臣相欺

父子相疑怨尤充育思心盡亡盡喪其忠孝被衰

戴經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古者天

子一畿諸侯一同方千里為畿方百里為同各守其分不得相

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

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

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祭社曰類以事類祭

之也。卜其子孫以代之。卜擇立其子孫之賢也。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

也。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

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辜，罪也。民皆帝王之後，故曰絕。

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僇鷄人之

子女。僇，繫也。囚之繫也。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

，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為生也。故兵

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為暴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

以為淫也。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為偽也。故事親

有道矣，而愛為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為上；處喪有

禮矣，而哀為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為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



